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于時和

野客叢書　　雜家類二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記聞一卷宋王楙撰楙字勉夫長洲人養母不仕惟杜門著述當時稱為講書君是書皆考證典籍異同前有慶元元年自序又有嘉泰二年自記一條稱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

矣繼觀他書間有暗合不免有所竄易云云蓋刻意自成一家之言故書中頗譏洪邁容齋隨筆不免蹈襲然如和嶠千丈松一條周顗阿奴火攻一條皆黄朝英緗素雜記之說灰釘一條自云後見藝苑雌黄亦引此辨與余暗合蓋刪除尚有未盡也其間引據旣繁亦不免小有疎舛如歐陽修詩本義謂毛萇以前無以騶虞為獸者㭊引六韜以駁之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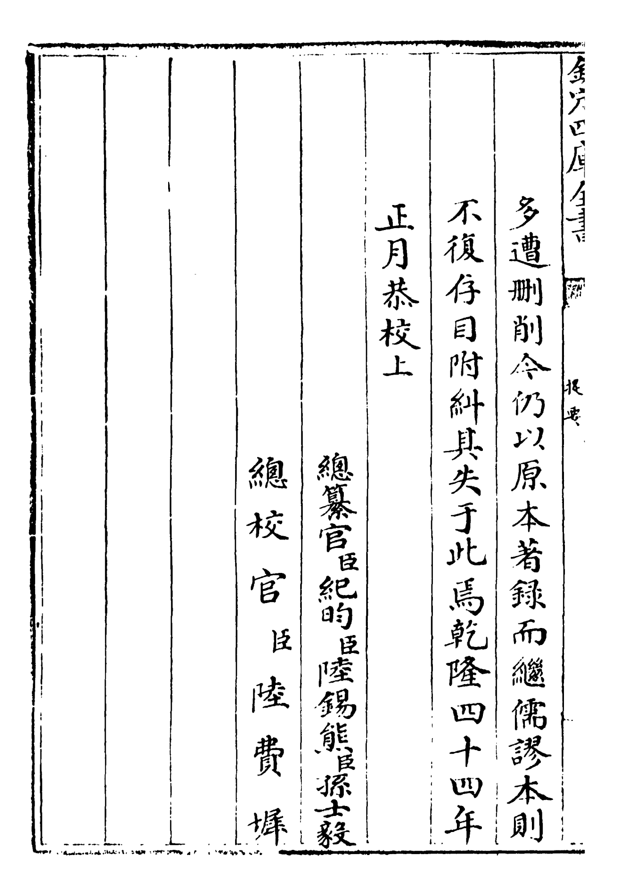
岐孟子題詞謂孟子無字楙引孔叢子以駁之顔師古漢書註謂玉樹在甘泉而楙引漢武故事以駁之傅奕請正佛法表謂佛漢明帝時入中國楙引劉向列仙傳序以駁之杜甫詩筆架沾窻雨句本咏實景而楙改沾為占引開元天寶遺事以証之不知是皆晚出偽書不足為據也庾信哀江南賦晉鄭靡依魯衛不睦句本反用左傳語而楙為非其本

義黄庭堅詩註引烏孫公主琵琶事本出傅
元琵琶賦序其石崇王明君詞乃因烏孫公
主之例想其亦必如是而楙轉據明君事以
駁烏孫公主事秦觀詞杜鵑聲裏斜陽暮楙
辨暮字不誤是矣復謂當作斜陽曙以避英
宗廟諱而改夫斜陽豈可云曙耶張祐寧王
之詩自屬追詠而楙以為目擊又以與祐詩
年代不符則造為祐身歷十一朝年一百二

十餘歲之說然則李商隱有九成宮詩壽更永矣他如茅盈見史記秦本紀注而楙沿梁孫文韜碑以為漢人譏其以廟諱為名非鶡冠子者柳宗元而楙云韓愈作盤中詩者蘇伯玉妻而楙以為傅元案楙蓋據陳玉父玉臺新咏誤本然嚴羽滄浪詩話載玉臺新詠原本甚明買石得雲饒句本姚合武功縣詩而楙以為王建餘糧棲畆本淮南子語而楙以為始于左思以準作准始於吕忱

字林（案字林已佚此條見郭忠恕佩觿所引）而泛舉唐碑皆千慮一失不必曲為之諱其餘則多考辨精核位置於夢溪筆談緗素雜記容齋隨筆之間無愧色也末附野老紀聞一卷乃楙父所作不著名字惟據楙題詞知為陳長方之弟子所記多元祐諸人遺事而解孟子既入其笠尚沿晁氏客語之說葢楙曾祖伯虎及與黄庭堅游庭堅和炳之玉版牋詩所謂王侯鬚

若緣坡竹者是也（案此事見書中髯奴條下）楙父承家世餘聞故所言如是耳至以其父之書附已書之末盖沿山谷集後附伐檀集例於義均乖然伐檀集為後人所附非庭堅之意故分析著録以正其名此書為楙所自附非可諉過於他人故仍其舊第以著其失亦春秋褒貶各探其本志之義也書本三十卷見於自序陳繼儒秘笈所刻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處



多遭删削今仍以原本著録而繼儒謬本則
不復存目附糾其失于此焉乾隆四十四年
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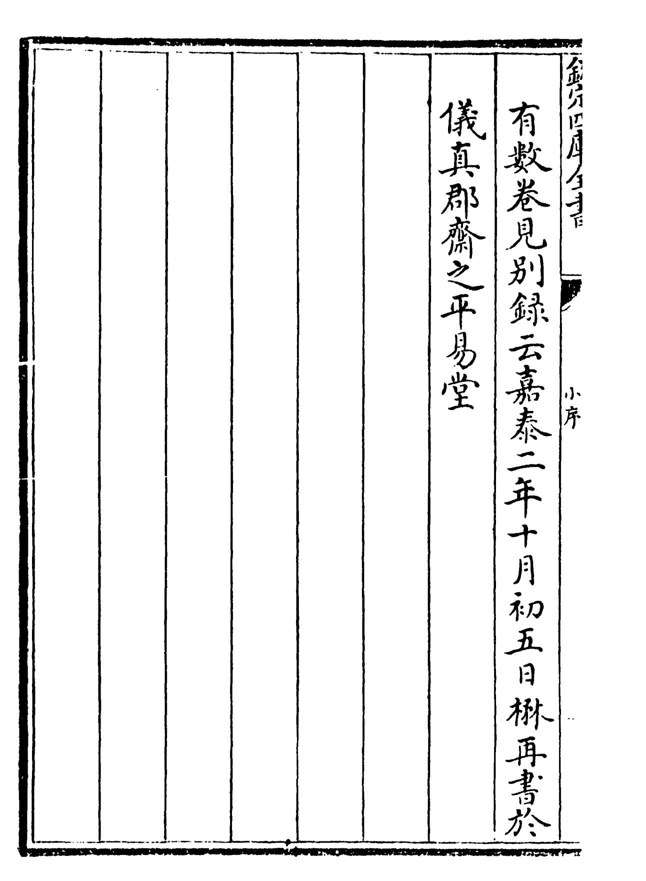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小序

僕閒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裒俱滿旅寓高沙始命筆吏不暇詮次總而録之為三十卷目之曰野客叢書幷遣拘墟稽考不無疏鹵議論不無狂僭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為辠也皇宋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長洲王楙書於不欺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覩他書間有暗合不免為之竄易轉烏為焉焉為馬吏筆舛譌以俟訂正續



有數卷見別録云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楙再書於

儀真郡齋之平易堂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一

宋　王楙　撰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𤝭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驁於甲觀畫室為世適皇孫此新

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葢謂光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萌芽漢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為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帝之召程姬也程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避者顔師古謂月事也上醉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覺其非程姬及生子因名發發之云者謂悟已之謬也向使程姬無所

避景帝不辟唐姬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辟天實使之也杜牧之詩曰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髙祖本係生唐兒其推原遠矣

班史略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焼殺不為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

籍籍死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於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所謂鄭君朱建之子不知其何人也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又不知符

璽郎果何人也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棨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士有不過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為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

也兾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原有鏌鎁為鈍之語張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葢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為歐九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葢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為是言者葢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

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諭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文帝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僕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資才千緡耳於恭儉之德未為損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産而不敢妄費其愛惜

天下之財如此此覯翼奉疏曰文帝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是則固嘗興工輦土以築露臺之基矣特未營材植耳因念有所費而中輟之止其役於已為尤見文帝之所以賢也

蘭亭不入選

遯齋閑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筦絃亦重複僕

謂不然絲竹筦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閑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修禊之際適值天宇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詞強為春間華麗之語以圖美觀然則斯文之不入選往往搜羅之不及非固遺之也僕後觀吳曽

漫録亦引張禹傳為證正與僕意合但謂右軍承漢書誤此說為謬耳漢書之語豈誤邪

高帝棄二子

前輩謂晉史誕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鄧攸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已子其子追及縛於道傍如此則攸滅天性甚矣惡得為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為羽大敗勢甚急撥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為收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謂吾力不能存二子不

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為收豈不甚幸何斷斷然欲斬之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然當項羽置太公於高祖之上赫欲可畏無地措身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口恬不之愧幸而項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祖將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烹太公遂以為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古者内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故相見亦不問其親疏貴賤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楊敞敞懼不知所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云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參語曾不以為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廷爭甚切呂后側耳東箱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慎夫人與皇后竝坐盎前引而卻之郅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

厠帝日都視之都不肯行且以一介之臣前郤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溷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媟甚乎揆之人情似無是理恐非溷厠之厠史記謂如厠未可據也

東箱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司馬相如傳青龍蚴蟉於東箱金日磾傳莽何羅褭刃從東箱上鼂錯傳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箱前漢書稱東箱率

多用竹頭顔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如箱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箱字並從序頭謂廊廡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坍蒼云箱序也亦作廂東箱字見禮記

炎涼世態

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我

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頫無以應孟嘗君爲齊相賔客盡至及其廢黜賔客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爲廷尉賔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賔客欲往翟公

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恠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語而加一浮一沒交情乃出二句

張杜酷惡之報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遠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見褚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

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湯之禍不能逃諸身周能逃諸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今人勇於誅罰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未必果然觀張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班固傳杜周但言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而不言所終非逸之也無乃隱惡之意乎僕考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為郡守者即延

壽延考本傳惟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之名因

表而出之

張杜皆有後

張湯酷惡而安世為中興名臣純亦顯於東都之世傳

國八葉唯室先生論此以謂天理之變則然僕謂唯

室之論固善然其顯幽施報之道亦已盡矣湯酷惡

之報已及其身何至絕其後哉然湯之身後赫奕不

絕者非湯之德是其子孫所積如此且如杜周亦以

酷惡著名而得全首領以歿亦可謂幸免矣使其子孫改絃易轍務從寛厚亦足以葢其父之愆奈何繼以酷暴是益其誅也故杜氏自河南河内太守誅後其少子延年與孫五人皆至大官後有杜篤者以才學顯於東都有杜畿者至子孫顯於三國有杜預者至子孫顯於東西晉逮唐尤盛爲宰相者十一人如晦淹元頴審權讓能黄裳佑悰正倫鴻漸暹是也其門户赫奕又過於張此豈杜周之遺澤哉葢自有以

致之耳今人但知湯有後不知周亦有後故表而出之

董仲舒决獄事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其傳文如此而應劭所載微有異同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

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所謂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世亦罕聞僕觀東晉咸和間賀喬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姑著於此以資博聞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巳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巳

出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彼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絶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子奪不亦明乎于言若此

王章孔融兒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百世之下聞者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獄死孔融棄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兒號泣而止或言於

曹操欲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戮神色不變自古兒女子為家門累者不為不多就此二事尤其可傷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纓赴難者不是過也此事甚異不知何以致之此正與李翺所著高妹妹事同世說謂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相去纔一歲耳而傳謂十二男七歲女相去懸絶不可深詰

文無害

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為甯氏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注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正如此

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亦曰賢牧分陜文而無害此意正與蕭何文無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於人則與師古之言異

三公治獄隂德

于定國傳曰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誣服郡決曹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其獄哭於府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于公嘗曰我治獄多隂德未嘗有寃子孫必有興者後子定國

為丞相定國子永為御史大夫前漢書所載治獄陰
隲止見于公一事不知當時又有二事前書不載見
於後書周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太守欲枉
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稱冤詔覆考燕
死於獄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此事甚與于公同
皆為郡決曹皆以獄事爭於太守不聽是後皆顯又
一事何敞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為廷尉與張湯同時
湯持刑深刻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盡得然

所濟以千數注載何氏家傳云有老姥謂比干公有陰德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當如此數比干有六男代為名族此一事亦為獄官亦以獄事與同列相爭是後亦顯信知平反陰德為不淺矣前書但云于公不知其名考其時正武昭之世而何比干與張湯同事當時究濫有不待言以宣帝綜覈之朝而州郡之獄未免如是可為太息于公事因定國而著周燕

事因嘉而著

臣瓚誤引事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臣瓚注曰盧酒甕也言開一甕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甕僕按趙廣漢傳直突入霍禹第椎破盧罌也但嘗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辭而已瓚誤以二事併為一事引之盧者賣酒之處絫土所築形如鍜盧以居酒甕非缾罌文君當盧黄公酒盧者是也師古之說得

之

汲黯遜周陽由

甯成傳末載周陽由為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汲長孺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由所抑何哉葢周陽由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為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葢遜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

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為厚德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蓋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為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炎炎之際乃能避遠權

勢甘心擯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蓋信二公之見為不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為大率亦相似不疑為青州刺史後為京兆尹德亦為青州刺史後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為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有如此異者

野客叢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二

宋 王楙 撰

楊興妄作

前漢楊興無傳見於他傳者班班可考觀其為人傾險反覆不安分守姑摭出為小人妄作之戒匡衡傳曰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為副高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無二然

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誠有所闕也
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絶倫但以無階朝廷
故隨牒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仁以此
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髙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
於上為郎中遷給事中劉向傳曰恭顯疾周堪用事
而上内重堪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
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

斷不可光禄勲何邪與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毁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者為國恩也上曰此何罪而誅興曰可賜爵勿令與事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賈捐之傳曰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瘉薛大夫君

房勝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持正六年未嘗有過宜賜爵關内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薦興曰竊見長安令興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師有顔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為長安令吏民敬嚮道路皆稱其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

趙廣漢抱公絶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之棄市興髡鉗為城旦夫興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略無忌憚當是之時不特興也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可為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薦兩府之重當時小臣何不安分如此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曹敢肆其妄覬黄霸為丞相薦史高可太尉宣帝

大怒至使尚書責問謂侍中高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且宰相薦賢職也宣帝尚且責其越職况下寮乎使此曹當宣帝之時無所容其妄矣

持國秉

漢書史記周亞夫傳並曰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注秉並作彼命切呼為柄字三劉無注是以柄字為無疑矣管子曰治國不失秉

諸公之見想亦以此然僕又觀史記蔡澤傳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因疑亞夫傳持國秉下脫一政字秉只合作上聲呼蓋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國秉又皆得於相者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漢書諸言秉字處未嘗更有作柄字用者

誣罔難明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

買牓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為厚德要非中道
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
事惟其實而已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既無是
實冒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
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公
之誣因思天下之人懞瞹昧之寃者何可勝數訥者
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辯善者不容辯脱有
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　此

龔張對上無隠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即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兒寛為廷尉湯作奏即時得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以寛對不掠人之美以自耀龔遂可也湯亦為之則知當時人物猶

為近古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虵遜避使人讀之為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亡聊之況益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為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闔門惶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敷叙其怏怏不平之

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葢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於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遷作惜筆力不能及之

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

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未渠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並合呼遽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也

當時佚事

事有存於當時史傳沒其實而不聞者何可勝數如高祖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此事不因魏相檢舉祖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條正

在高皇帝所述詔書天子所服第八篇而前七篇所載者又不知何事史記所載褚先生曰田仁刺舉三河河南河内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刺三河皆下吏誅死今前漢杜周傳但言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殘酷不言所終而石丞相子孫又不載所謂河東太守者後漢梁統疏曰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定律數年之後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

心謹擇其先害於治體者傳奏於左今王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晉段灼疏曰帝舅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帝幸禹家拜禹牀下問天災事禹低卬五侯之間苟取容媚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劒以戒其餘今朱雲傳但云張禹以師傅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請尚方劒斬佞臣一人張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馬温公作通鑑却連是文正合段灼之言舉此數端益知自古以來善惡之實漏網於史策間多矣天子所服一

條又見於漢雜事乃知五時衣始於此

卑之無甚髙論

今人以卑之無甚髙論之語卻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髙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髙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

所以稱善則畢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令人作一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為傳首葢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

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游會稽渠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為此語葢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

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黄霸字次公葢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黄霸之為人上頷之僕謂龎謟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葢寛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寛饒為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寛饒之為人此說為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黄霸字次公故以為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

次君耳麗謂霸次王鑿矣王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
吳曾漫録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楚王好細腰

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白楚王好細腰
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
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饑也人君好細
腰不過宫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
訛謬之逺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遂就為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註謂資讀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寀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為資而下文又脱一咨字遂曲為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曰

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索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之八索徐邈以為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稱漢年數

祭遵死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絫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祚鈌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啖助傳贊云孔

子歿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欲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尚方劒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忌本傳不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兒寛有重罪繫按道侯韓

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此事見寬傳不載而見劉向傳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與中郎將印宴語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於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不載而見趙充國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為大將軍麒麟畫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騎將軍衛將軍亦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閒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人何其輕也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為執虎子至唐遂以為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

為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内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敞以四夷為外諸侯為内而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為外而以親附百姓為内也此葢一時引用不審細故耳

殷浩失望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未敢以為必然者殷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以為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貽書勉為時起浩固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為揚州刺史浩又上䟽遜謝簡文

答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不得已然後勉强受之可見殷浩當時不肯出仕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略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温不恊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衂浩之出不惟一事無立而喪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於是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其宜也而咄咄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

甥告歸灑然起貧賤親戚離之感至於揮淚何遽至此後桓温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浩一聞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閉數十竟達空函臨事顛錯如此可笑其胷中可知且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若為悲戚儺人見掐未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耻如此尤可鄙也且殷浩一殷浩耳向也諸公翕然引用堅執不起今也一聞桓温之言便欣然相從向也志節甚厲爵禄

不動今也貶所失侶遂至悲泣何其無特操邪是盎浩平日區區矯飾者至此而敗矣人惟誠實不可破苟或矯僞未有不敗者僕嘗論之向使殷浩始終不起竟守此志則天下後世將抱不足之恨浩之爲浩遂指以爲夷齊四皓之倫高名偉德照耀史冊與日月爭光可也彼安導輩豈能望其髣髴哉及是一出一敗塗地而浩之爲浩乃始得其真在向之期望者皆可指爲笑端於是知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

定而始之區區皆得以欺人僕深有感於殷浩之事且笑晋人幾為殷浩所欺故極論之

晋惠問蝦蟆聲

晋惠帝時政出羣下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勢陵物風俗至不美也王沉於是作釋時論魯褒於是作錢神論杜嵩於是作任子春秋固皆疾時之敝而為是言以僕觀之恐亦不能無私意嵩略傳不得而考也褒為貧沉為時豪所抑故爾使褒富於財而沉得志二

者之論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於惠帝紀末特表三子疾時之作且繼之曰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無亦寓其譏之之意與觀漢唐黨人言事者不為不當然互相摩軋適為亂階又不知所言者為官乎為私乎

猝遡遬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猝遡者踵武遬聽者風聲漢書作聽遬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而史

記作擊轂二處各具本意所注其承襲也久矣所謂
率邇逖聽馳車轂擊之語其亦楚辭吉日時良句法
與江總表逖聽前事沈約啓逖聽所未書

野客叢書卷二

野客叢書卷三

宋 王楙 撰

論語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

歐公論騶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鄭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為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為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

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囿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黄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為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為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

出吾不知其為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為歎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

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曰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

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數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曽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幾

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天詩驗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餳氣味綠黏臺曰春攜酒客過綠餳黏盞杓曰宜城酒似餳曰黏臺酒似餳樂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尸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曰甕揭開時香酷烈缾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甘

辛乃為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泠洌之語又豈嘗專好甜酒邪然樂天户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之所好與今異邪三山益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醪甜似蜜峽魚美可鱠

女侍中

金石録載趙彦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

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為之惟見於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葢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為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為太妃其禮可見

東緼還婦

蒯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束緼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

主悟乃歸婦通葢用此語𡖖而注不云

蕭何强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録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强買民田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何所為信皆有之前謂强買民田宅者葢當功遂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辟處者葢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

不相關何謂反覆高祖既定天下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言則遣子詣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急自防惟恐不及當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説復獻以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既罷兵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强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

但以民所上書笑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
至此釋然是則何買田宅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而
强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
王普强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為御史中丞雷德驤所
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之
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
酒弄婦人顔真卿當安禄山牙蘖之際日與賓客泛
舟飲酒裴度當宦官熏灼之際退居緑野把酒賦詩

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絶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令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祫享太牢秖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

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為太牢呼楊虞卿為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東漢呼萬歲

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既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井得泉衆皆稱萬歲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請上太守壽掾史皆稱萬歲臣下往往若此不以為僭此猶可也觀漢刻中有故

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惟竇憲爲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棱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喜人附已

喜人附已惡人異已人之情多然王荆公用曾吕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之賢亦不

免此病信乎私心之難克也觀李翺集中有與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為之先後此退之秦漢之間尚俠行義之豪儁耳觀翺此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人是必以順其意故爾翺書親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安

周顗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可不

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隗勸帝盡誅王氏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純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顗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銜之處仲既得志問導曰周顗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不應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又不答處仲曰若不爾

當誅又無言顗竟至死導後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殷勤款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此顗自召禍端無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顗葢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容為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出入殿門有揚揚自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其在内可知不惟不能救已反以陷已必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

所不能堪導豈陷賢者當處仲三問而三不答可見導中心有不能堪者顗死而後方知向者訑訑見拒之際乃拳拳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況立朝於危疑之際尤為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開禍隙以示人哉宜顗之不得其死也將以避恩反以召禍哀哉

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壊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隷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旛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

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聱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悦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為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

婦人封命

漢制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父死而子不侯不得稱也僕觀杜佑通典注謂

晉亦有之如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曰此羊太傅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又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皆如郡公侯之類是也僕謂此不見婦人封命夫死從子之意觀南史宋鄱陽侯孟懷玉之母封檀國太夫人有司奏行當時御史中丞袁豹劾謂婦人從夫爵懷玉父綽見為大司農妻不宜從子於是奏免尚書等官又觀通典謂唐世命婦各視

其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從高蔭然觀歐陽詢妻徐夫人墓志謂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後以子封乃為太縣君似亦太夫人之意蓋其子官卑未當封母為太夫人故也

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遯逃不知

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家

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京

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楊敞傳不言所祖喜者

漢書鮑宣傳後歷叙漢末清節之士如龔勝之徒又

不及楊寶者其殆史之逸乎敞無甚可紀震秉賜彪

四世榮顯者無亦楊寶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剛

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

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台三十餘年

歷事六帝功名烜赫漢世鮮儷推原所自是亦胡剛畜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正與應曜同是皆晦其光而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漢書高士傳不載所謂胡剛者不因胡廣立傳所謂剛者孰得而知之又知當時清節之士遺逸於史筆者多矣僕因表而出之晉之佺期唐之元琰皆震之後也考世系楊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為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為識時務之宜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施為乖陋無取豈足為後世法程於此不為釐正顧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為陋僕觀貢禹一書有以知當時敝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

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禹之此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屬金銀器織室馬廐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造

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責也魏相號為中興賢相而因陋承弊不以為怪是可不為痛惜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曰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庾敳傳作温嶠世說與和嶠傳作和嶠晉書世說並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顗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奴乃謨小字當言阿嵩火攻誤以阿嵩為

阿奴也王祥傳曰祥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在漢宣帝時為諫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盎飲亡何史記謂曰飲亡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大何新書謂大譴大苛可證也史傳又有傳寫謬舛而認以為正文如漢書衛綰傳不

孰何縮而史記作不譙呵縮疑史記謂不誰何縮傳寫誤以為譙呵也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竄渾漢書則曰出竄渾漢書謂禽黎為河綦侯功臣表則曰烏黎漢書謂調雖為常樂侯功臣表則曰稠雎此類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野客叢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野客叢書卷四

宋　王楙　撰

公子非纂勝之字

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雋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顔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雖當時風俗之厚不應

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之始稱其字之理顔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也

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司馬遷有三其一毀貶鼂錯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覆之知輔之言為甚妄二史鋪叙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錯之忠固

何嘗亡是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傅文平叙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公曰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班固曰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趙周守節優劣

士大夫不幸遺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茍惟固執忠義不顧其親君子無取焉僕觀漢趙苞晉周虓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當此逆境然全身遠害正在人區處耳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為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悲號泣謂母曰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以

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嘔血而死周虓為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為苻堅將所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為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恵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仕乎堅乃止虓雖在秦抗節不撓時人以謂有蘇武之賢夫苞守區區之節不能保全其母此匹夫之義雖死奚益虓能全其母而節亦未嘗虧忠孝兩全正聖門所深貴者故士大夫脫有不

幸當為周虓無為趙苞又嘗觀田邑報馮衍書曰間者老母諸弟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儻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横分邑之願也嗚呼尚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趙苞之徒與

漢宣親政事

邵氏聞見録曰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攬萬幾厲精為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為美則孝宣而上不親

攬天下之政可知矣僕謂邵氏錯認此意史言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親萬幾者謂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不可得而專光薨後宣帝始得親政事非謂宣帝以前人主不親政事也

荆軻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云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没也師古云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

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為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荆軻親屬皆竄迹隱遯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爰盎密害鼂錯

爰盎與鼂錯素不相能自吳王所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願請間者蓋欲以錯惡密啓嘉而嘉慮其以吳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事

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盎薄以語譏之嘉遂引為上客而請間之説得行想從容燕侍力陳錯惡冀時嘉奏請誅錯未必不自盎日夜縱臾之故奈何帝為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得非盎有以誤之乎盎恨嘉死益忿錯之所為求其害錯者而不可得竇嬰亦與錯有隙會七國反乃以盎薦上上召見盎問計安出正投其害錯之機盎又請間而錯竟不能免矣盎之請間無非言錯委蛇曲

析為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蓋亦可謂深矣嘉惟不密反為錯所陷蓋肯蹈故轍哉錯計出於嘉上而蓋計又出於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

田叔善導驕主

輔導驕主亦是難事不可面折其過正使自愧為佳耳僕觀田叔之相魯何其温良而樂易也田叔不獨可以相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順旨可以轉禍而為福反惡而為善叔之相魯至官之初民以王取

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相為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叔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其委曲規正大率如此不傷和氣而俾歸於正此田叔所以為善相驕主也彼仲舒陳道義以緩江都之悶龔遂哭社稷以規昌邑之所為皆此機

也要不如田叔之善愧其心與日七國謀反正縁無善導者之過盾昌之輩日夜縱臾所言何事當是之時使有田叔者居其間吾知反謀無自而起惜漢君之慮不及此

尚書牴牾

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

引以為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牴牾多矣豈惟大傳如此今之尚書與漢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對引皋陶戒舜之語曰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注謂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幾教字與敎字意甚相遠而教之意為尤長元城先生謂恐教字轉寫作敎字耳

僕又觀陳蕃疏曰皐陶戒舜無教逸游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書天齊于人俾我一日而楊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尚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則曰黎民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類

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為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胸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為人内行不謹

為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比惟史氏没其迹而不書
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
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為不可及而莫知有大
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
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為說涯
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著太玄者小有非意且

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為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者邪

劉向譏恭顯

劉向說苑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

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術之士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借此以譏恭顯卒為恭顯所噬蓋疾小人不可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觀此

可以爲戒

蕭疏二傅

蕭望之爲元帝傅與石顯爲仇貪位不去卒爲石顯所陷疏廣亦爲元帝傅與許伯爲惡飄然引去許伯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疏傅蓋熟察其爲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逆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攜而去之人徒知疏傅之去爲高而不知

所以去者葢以此耳僕讀蕭傅傳益歎疏傅之不可及東坡謂二疏之去葢鑒韓楊趙葢之誅顧弗深考耳

前漢有兩萬石君

前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此外無聞僕觀後漢馮勤傳勤

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父子九人皆為二千石幾二萬石矣殆不止萬石而已其門户顯融又過於嚴石二家而前書不載令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君有一萬石嫗而莫知此也

蘇武在匈奴

前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

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絶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橈令人徒知武在匈奴劇寒中被如是之厄不知劇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飽食安眠於廣厦之間隆寒盛暑優游自得而猶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新書所云

貢禹疏曰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

義為吏書而仕宦何以謹畏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壮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貢禹此語大率與賈誼新書所載同新書亦曰胡以孝弟循善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誼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又言黥劓者攘臂為政行雖犬彘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與夫父子兄弟相勸勉之意甚

同而誼疏不載此語益信當時風俗不美如此新書又載秦俗日敗假父耰鉏杖彗慮有德色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如此而誼疏不詳見之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為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為聖主之功宣帝悅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為丞以

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為賞而悅其佞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偽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鑒王膠東冒賞之弊則可不應反謂王膠東因帝悅遂佞詞而起其詐也

蜀先主讀書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書哉

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以輸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説此曹將至觧體此正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歴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矣

袁郭論孔明

蜀書袁孝尼言張子布薦諸葛亮於孫權亮不之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僕觀孔明之遇先主如魚水之相歡縱使孫權能盡

孔明孔明豈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被張子布之所薦不欲深拒姑設此辭耳非真有意也又郭沖言亮刑罰峻急刻剥百姓君子小人咸懷怨歎僕觀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無不濟惡有反峻急如此縱懲劉璋暗弱之敝不無振作不應刻剥之甚而使君子小人皆至怨歎之理此言恐過耳

穆生鄒陽

初楚元王每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僕謂穆生之去初不為醴葢託醴而去耳此正與吾夫子膰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之意同絶交無惡聲出妻可再嫁其寛容之量甚非世俗褊躁者所可窺測覩王戊淫暴之意日萌不可制遏異日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是何言與待季父尚爾待賓之禮可知穆生高蹈遠舉

意蓋有在逆知異日必不能免非知幾疇克爾哉又
鄱陽與枚乘嚴忌仕吳數進忠言吳王不聽三人於
是一旦舍吳而之梁未幾吳難果作是皆有先見
之明如此善乎阮元瑜曰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鄱陽
北游不同吳禍信哉

石顯譖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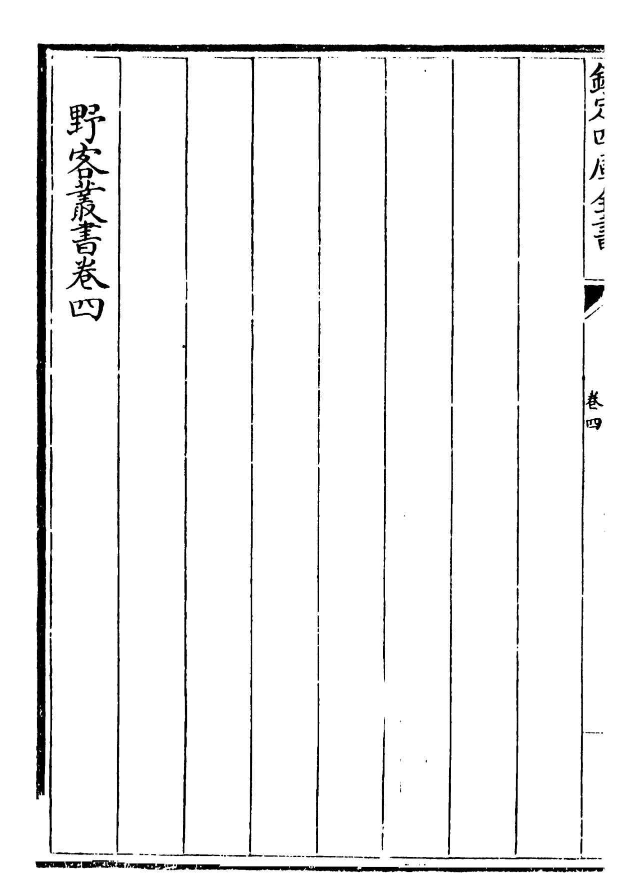
史謂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
學士姍已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顯

以為不妬譖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議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匈匈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顯為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漢貴薦賢

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

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野客叢書卷四